

上海电影界这次为纪念导演吴永刚110周年诞辰,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最引人瞩目的是集中放映7部吴永刚导

# 从《神女》到《胭脂泪》

张伟

演的影片,而且是全新的数字修复版,以此向这位20世纪中国影坛的伟大导演表示敬意。其中《浪淘沙》、《壮志凌云》等虽是名片,但1949年后却从未公映过;拍摄于1934年的《神女》大家比较熟悉,但主办这次活动的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却非常有创意,将《神女》和4年后据其重新翻拍的有声片《胭脂泪》一起放映,让大家在银幕上一睹两片主演阮玲玉和胡蝶的互相竞技,可谓神来一笔。

和蔡楚生、沈西苓等人一样,吴永刚也是靠辛苦打拼,努力自学而成的一名导演的。他从1925年起,在“百合”、“天一”、“联华”等公司担任了将近十年的美工师,并兼干过服装、化妆、场记等很多工作。邻近的一家三轮影院“卡德”是他自学进修的最好课堂,两毛小洋的低廉票价也正是像他这样的小职员能够勉强承受的,他在那里几乎把所有轮映的中外影片都看了一遍,从中学到的绝不仅仅只是技术。

1934年吴永刚执导《神女》前还籍籍无名,而阮玲玉此时正如日中天。因此,当初出茅庐的吴永刚去向阮玲玉提出请她主演的请求时,他的心里可谓忐忑不安,顾虑重重,故当阮玲玉看了剧本后爽快应允,《神女》得以正式开拍时,吴永刚对

四十岁前头发青葱,五十岁始如一夜寒风,白发一丛一丛。染一染,远看,人家叫你师傅,近看,会不会像雾里看花?

染头发像抽烟,也会上瘾。是非上瘾不行,假如面孔上皱纹一起凑拢,半月不染变老师傅,半年不染差不多就是老伯伯了。一息息师傅、一息息老师傅、一息息老伯伯,心态随之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蛮吃力的。在菜场买菜,老阿姨看人比较准,一声一个老师傅,回到家里照镜子,研究哪里出了败笔,左看右看,原来鬓角露出了马脚,这是两鬓苍苍遮不住,青丝已过万重山。老朋友见面,晓得底牌,见面

辛弃疾在晚年写了一首《最高楼》词:“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是非。”在该词序言里,他写下了来龙去脉:“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听到孩子劝他置办田产、不要辞官的时候,辛弃疾出奇地愤怒,质问儿子:一张嘴吃饭,需要几个勺子?能吃饱就不错了。还警告说:那些不义之财带来的富贵,注定是危机四伏。后来孩子一生平平,没有做出辱没家门的事来。

休宁,是古徽州的一个县。休宁休宁,休闲安宁。在中国经济迅速腾飞、日益城市化的今天,徽州地区相对来说,还算清幽,尤其是偏僻的休宁,称得上安徽的后花园。这次承老同学精心安排,徽州学专家陈发祥先生制定完美行程并亲自带队,和来自南京、美国的新朋老友一共六人在浮梁与徽州之间行走三天,其中休宁一日格外值得一记。一早我们从安徽江西交界处的右龙古道(徽饶古道的一段)入口开始徒步,晚秋时节,不冷不热,山里空气清新无比,吸一口,甜丝丝的。这段古道多是麻石铺路,保存基



阮玲玉充满了感激。他曾屡次表达自己对阮玲玉的敬仰之情,对她的领悟能力和表演天赋更是由衷敬佩,曾在《我和影片(神女)》一文中写道:阮玲玉“是感光敏锐的‘快片’,无论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马上表现出来,而且演得那样贴切,准确,恰如其分”。电影界屡屡赞美《神女》写姿淫场面构思新颖,镜头干净,达到了逼真而又简洁,暴露而又含蓄的艺术境地:银幕上先是出现神女的一双高跟鞋的特写镜头,然后又有一双男人的皮鞋进入画面,两只鞋的脚尖对脚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并行走出画面,接着就化入神女疲惫不堪地走出旅馆的镜头。而我则宁愿猜测是吴永刚生怕“床上戏”玷污了他心中天使的神圣,不愿看见阮玲玉去演这样的镜头。

《神女》的故事很简单,写一个普通的城市妇女,为生活所迫成为暗娼,而后又被流氓霸占。残酷的生活使她对社会充满了愤恨。一次,她发现自己为儿子读书辛苦攒下的钱被流氓偷去赌博,忍无可忍,失手将流氓打死,结果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影片的特色是将妓女的出卖肉体和高尚的母爱结合起来

描写,从而使这一题材有了新意,片首的那尊著名雕塑正揭示了全片主题所在。吴永刚的作品里有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对阮玲玉扮演的“神女”充满了同情,竭力在她所犯的“罪行”中去挖掘善良的人性。著名影评家尘无当年在《(神女)评》一文中称吴永刚是“灵魂的写实主义者”,作品中有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影子,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的描写”。

吴永刚对自己的处女作《神女》怀有很深的感情,他在1938年曾重拍过《神女》的有声电影版,片名改为《胭脂泪》,由“新华”出品,胡蝶主演。胡蝶和阮玲玉是同时代的一对双子星座,但她俩仅在1928年星



边看边聊

出作品《白云塔》一片中合作过一次,这次两人在同一题材不同版本的影片中先后出演同一角色,可说是一次难得的缘分。《胭脂泪》和《神女》的情节基本相同,只是为了突出母爱,又增加了儿子长大订婚的几场戏:十二年后,神女刑满出狱,而此时正值她的儿子和女友在举行订婚仪式。大雪纷飞中,她躲在窗外,听着儿子满怀深情地唱起怀念母亲的歌,不禁热泪盈眶。为了儿子的前途和幸福,她在风雪之夜悄然隐去。这次,大家得以同时欣赏两位巨星的精湛演技,并藉此缅怀吴永刚这位被湮没了几十年的杰出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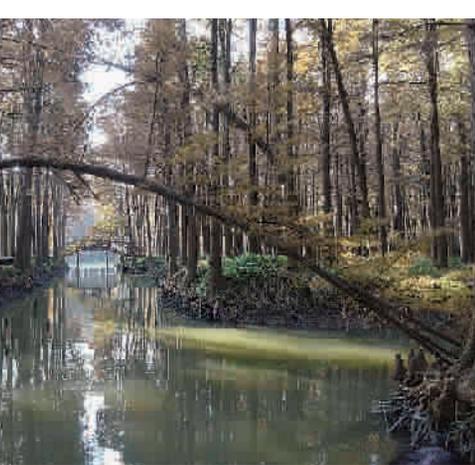
# 看发识人

冯强

说一句:你还是老样子。这是客气客套。不客气不客套,就会在大庭广众下问一句:你头发染过吗?这时最好的办法是避其锋芒,回答成:今朝天气,哈哈。接下来人家跟踪追击,面皮薄的落荒而逃,面皮稍许厚点的,不妨介绍自己保持青春魅力的办法,现场交流心得体会。

妻子过去开过几家小型美容院,她那里经常有“现场交流会”,多了,她总结出经典:只有不想花钱的,没有不想变年轻的。只不过她自己的头发倒是天生黑,不仅如此,而且自己打理,别人以为她天天利用职权,其实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过,她最担心的就是大家都向她学习。依我愚见,美容院就是变戏法,变戏法的关键词是“噱头”,白发变黑发,短发变长发,光秃头变一头发秀发;黑发也可变,变成红黄蓝白发,变得像来自五湖四海。当然,大多数人还是喜

欢自然美。头发白是辈分升级的标志,是父亲级别走向爷爷级别,是过去照顾小辈,现在快要被小辈照顾了。风气好了,就是乘汽车、地铁,标志明显的还会被人抢着让座。假如再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说不定更像一个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不是像知识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里要多有点知



水上森林

林青摄

本完好,两边水杉、茶园、油茶树、竹林、香榧、黄杨、银杏,高低起伏,色彩丰富,走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是不会觉得疲劳的。对于徒步,我一向喜好,步入中年后更加觉得“走路”的美好,我现在还可以利索地走路,到哪里都尽量多走走多瞅瞅。每个人慢慢地都会有走不动的一天,所以趁早要珍惜这个功能。

春天,徽州的杜鹃花很有名;秋天,这里的油茶花也开得雅致。右龙古道边的油茶花真是美,白花黄蕊,恍惚间,让我想到南洋的鸡蛋花。油茶花花蕊里的蜜,可拿吸管吸着吃,我们一行人也没有带吸管,拨开花蕊,急猴猴直接用舌头舔上去了,滋味天成。我们相互打

趣,一个个成了采蜜的野蜂。古道上,每隔一段路就有一个茶亭或凉亭(多是成功的徽商出资修建),让行走古道的商客歇脚,有的茶亭里还摆放米粮供人取食。旧时徽州人多外出经

# 休宁一日

何华

商,此一义举,与人方便也惠及自己:希望借此传递善念和互助精神。右龙古道上,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废弃的茶亭,当年一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徽饶古道即属旧时的“商道”,它是古徽州和古饶州的商贸通道,是古吴国和古楚国的分水岭,饶州的瓷和徽州的茶

我伯父沈志昂出生在奉贤区南桥镇沈陆村,是本区第一位红军烈士,牺牲于1928年。他的革命事迹在县党史志已有详细记载。

伯父(也是姨夫,伯母是我母亲的亲姊妹)于1906年生。1919年正当“五四”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时,他在南桥小学率同学游行,宣传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思想。1922年伯父考入江苏省立太仓中学。1925年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率领部分同学奔赴上海支援工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上演讲高呼口号,晚上露宿街头。于是学校以行动越轨为名,把他除出校。之后伯父在上海南方大学附中高三就读,在上海联系上了共产党,由沈雁冰同志介绍入党。

1926年伯父由组织推荐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军阀夏斗寅发动叛变。伯父编入军官教导团第三连任连长,团参谋长是叶剑英。由叶挺率领去讨伐,激战七天七夜,击溃叛军。7月1日,伯父在黄鹤楼摄影装照并题豪言:“用自己的枪头向敌人瞄过,在流弹中冲锋过,战斗的余生,留到下次再斗争。”七月下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被张发奎阻于九江,8月5日抵南昌,编为第四军教导团,叶挺为团长,千里跋涉且战且行,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一团第四连连长。在解放惠来县城战斗中,左手腕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2岁。

自1924年至1928年春,伯父寄回来许多信件,伯母保存下了三十多封,珍藏了30多年,最后交给了上海“一

现在是“青山留不住”,连白头发也没几根了、生糖尿病了、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我一直认为他就是最有知识的人。

有人头发多,头发发的花头更多,肚皮里却装不进货色;有人虽然头发已没几根了,想“发散性思维”也不行了,但他的知识、他助人为乐的品格却会被人一辈子记住。

大”纪念馆和县志办收藏,家中留有部分复印件。

伯父牺牲后不到八年,我父亲沈志扬22岁病逝。伯母和母亲姊妹俩合力苦苦支撑家庭,抚育哥、姐和我三个孩子。自幼时常听伯母讲述伯父的革命事迹,教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儿歌。在伯父的影响下,伯母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家成为了地下党联络站。1943年到1948年间,先后有三个地下党员在这里活动较长时间。伯母一次次机智应对,逃过了伪保长、伪军的侦查追捕。地下党在此发展了我母亲、表舅和哥为共产党员。母亲是南桥地区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

# 伯父的初心

沈联

伯父的遗书是我家里最珍贵的教材,伯母在世时以及逝世后,我们经常以此教育自己和子女。

限于篇幅,仅录以下几句。“倘使要个人发财而革命,那不是真革命,乃是反革命,这人就是国民党右派。”——1927年6月初6

“我在每封信上,总有好几个‘革命’,‘革命’,因为我得革命意义,觉得革命的需要,我们的出路只有革命,革命,革命!”——1927年4月4日

“冠群(伯父之子)可以说没有父了,就是有父则冠群之父是为国的,不是为家的。”——1927年6月初9

字字豪言,句句壮语,满怀冰心,纯如白璧。每读于此未尚不肃然起敬,高山仰止。我看到了一颗至今鲜红的跳动着的,革命的初心。

对上海的最初印象,从儿时家中的一瓶花露水开始。绿色的瓶身上五颜六色的标签印有外滩标志性建筑群,错落有致,精美紧凑,对我这个北京出生长大的男孩产生一种朦胧的异域美。

直到大学实习才有机会第一次来到上海。八十年代的夏天,言语不通,天气炎热,街道嘈杂,河水污染,印象并不美好。心中想的只是快点完成实习,远远逃离这座陌生的城市。

没想到毕业分配工作来到海军位于上海的研究所,正式开始在这个城市生活。但吃在食堂,住在营房,上班周遭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军人,并没有机会好好融入这座城市。要不是遇见了命中注定的那位,我会不会又是这座城市的过客?

三十多年来,沧海桑田,这座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世人瞩目的国际大都市。我也有幸参与了上海的建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浦东新区政府联系公司投资建厂的事时,浦东开发办还在位于浦东大道的一座简陋的低矮小房里办公。

若干年后,区政府领导已经在位于世纪大道富丽堂皇的政府中心接待我们,而我们公司年缴税额也达到浦东新区前六,上海市前六。每当下班车子驶过外滩,回望日新月异浦东天际线,但见精彩纷呈,流光溢彩,处处都是勃勃生机。作为这个城市的新市民,总感到骄傲,欣慰与莫名的感动。

如今居住的苏州河畔的一个小区,闲暇时可以徜徉在河边,河水清澈,柳绿花红。有幸见证这座城市的成长,真是缘分。

# 上海缘分

吕斌

# 七夕会

由它开始流通四面八方。

我们一行人,走走停停,不紧不慢,两小时后抵达右龙村。右龙村有“徽州第一生态村”、“华东有机茶第一村”之称,走进村里,但见满目青翠,古树成群。我们在村里的“红豆杉山庄”的庭院里午餐,庭院一侧是两棵千年银杏树,周遭环境无可挑剔,简直像掉在了仙境里。

这餐的食材更是第一流,譬如这条鲩鱼(草鱼)在泉水里长大,所谓冷水鱼,长得慢,二年才长成一斤来重,它吃的是红豆杉籽,没丝毫腥味和泥土气,鲜美无比。咸猪蹄、土鸡、玉米粑粑、苦楮豆腐,各味皆佳。必须承认多年来没有吃到这么一桌美味了。

午餐后,我们驱车十几分钟抵达新安源森林公园,它位于休宁鹤城乡四门村,园内古树几百株,主要是香榧树、红豆杉、糙叶树、枫香等,千年以上的枫香和糙叶树有好多棵。整个古树园子气场极好,夸张一点的说法就是负离子“咕咕叫,直往外冒”。

返程途经四大道教名山之一齐云山下的登封桥,没时间登山却游览了登封桥。

此桥为清朝乾隆年间建筑,十墩九孔,拱形结构,长148米,徽州地区第二大古桥,跨川如虹,卧波如龙。这样的桥,能走一回,也是福报。下桥,打道回府。